

# 校园悬疑·天台密语

创作马拉松作品

共 12 章 · 约 20455 字

## 第001章\_跳楼之后第三天

---

第001章 跳楼之后第三天 林小满跳下去后的第三天，临江中学恢复了正常作息。早读铃在六点四十响起，和过去没有任何差别。走廊里还是那股潮湿的消毒水味，值日生拎着拖把从后门退出去，英语老师夹着一摞听写纸进班，班主任站在讲台边上看了眼表，说今天开始把进度追回来，月考只剩十天，谁都别拿状态当借口。我们班没人提林小满。这不是因为大家忘得快，而是因为学校已经替我们决定了应该怎么记住。十六号那天凌晨，文科楼下拉过警戒线，操场东边停过救护车，早上第一节课前，教导处发了一份通报，说高三文科班学生林小满因个人心理问题发生意外，望全体同学珍惜生命，及时求助。到了下午，楼下冲洗过，警戒带撤掉，广播里照常念优秀作业名单，像有人用一块很大的橡皮，把最碍眼的一笔先擦掉了。我对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意外。临江中学最擅长的事，就是把一切会影响升学率的东西压平。打架、作弊、早恋，最后都会被折成一条内部处理记录。死亡当然严重得多，可在学校的秩序里，它最后也会变成一句提醒。我本来不打算管。高三这一年，我的时间是按分钟切开的。早上六点起床，六点二十到教室，午休只睡二十五分钟，晚上十一点回寝室前把当天错题整理完。班主任上周刚和我谈过保送的事，话没有说满，只说年级组会综合看月考、竞赛和稳定性。稳定性这个词对我很重要，它的意思不是情绪平稳，而是别偏轨，别惹麻烦，别在关键时候把注意力放到成绩之外。所以十七号那天，班里有人在后排小声议论，说林小满死前是不是去过天台，我连头都没回。十八号午休，隔壁班有人把“跳楼”两个字压得很低，从窗边飘过来，我把耳机往里塞了一点，继续听物理错题讲解。我以为这件事会像学校希望的那样，迅速离开我的生活。直到十九号下午，我在图书馆还书箱里看见她的名字。那天最后一节自习被数学老师占走，我空出四十分钟，照例去图书馆。管理员吴老师认识我，见我进门就叹气，说系统又卡了，几本退回来的书扫不进去，问我能不能先帮她清一下还书箱。我可以说。还书箱是个半人高的蓝色铁柜，投入口狭长，书落进去会有闷响。我蹲下来一本本往外拿，教材辅导、校刊、几本借得太久的小说，最底下压着一本没有条码的黑色硬皮本。它比普通笔记本窄一点，边角被磨得发白，封面没有图案，只在右下角贴着一张快要卷起的姓名贴。我把它翻过来，姓名贴上写着三个字。林小满。我停了两秒，重新看了一遍。吴老师正背对着我处理借阅后台，没有注意。我把那

本本子放在膝盖上，先看封底，再看内页侧边。纸张起毛，边缘有手翻多了留下的暗色痕迹，不像新买的练习本，更像一直贴身带着的私人笔记。前面几页被压得很平，中间夹着一张过期的食堂小票，日期是十月十四日，金额十二块五。如果这是普通遗失物，我应该交给吴老师，再由学校联系班主任处理。可问题在于，林小满已经死了。一个三天前坠楼的学生，她的私人物品不该出现在还书箱里，更不该混在一堆退回的课外书下面，像有人算准了管理员今天忙，算准了这东西不会被立刻送去失物招领。我把本子合上时，看见内封第一页有一行字，不大，写得很正。“借到的人，先别交出去。”那一瞬间，我脑子里出现的不是林小满的脸，而是一个很具体的动作。我想起过去三个星期，我每个周五都比平时早来图书馆十分钟，习惯先帮吴老师把还书箱清空，再去楼上占座。这个习惯除了我和吴老师，没人会特意记住。可如果有人在借还台附近待过几次，就会知道。我把黑色硬皮本夹进自己的物理讲义里，抬头对吴老师说，那本没有条码，应该不是馆藏，我先放旁边。吴老师头也没抬，嗯了一声。我拎着讲义上楼，自习区空了大半。靠窗的位子照旧留在那里，玻璃外面是一排潮湿发灰的香樟树，操场上有体育生在做折返跑，哨声一下一下顶进来。我坐下，摊开几何题，却发现自己盯着的是那本黑色笔记的边角。我和林小满几乎没有交集。我只在图书馆门口和食堂窗口见过她几次，她像大多数中间地带的学生那样，安静地待在看不见的区域。一个和我没有关系的人，为什么会把东西留在我固定会出现的地方？我把几何书推到一边，伸手翻开了那本笔记。

## 第002章\_最后一页

---

第002章 最后一页 我在图书馆坐了十分钟，才真正开始看林小满的日记。前面的内容没有我想象中那种故作神秘的痕迹。她写得很细，天气、食堂的菜、文综卷哪一题又错了、林小雨周末补课要交多少资料费，全都记。字和她的人一样，不抢眼，但很稳。大部分句子都压在一条线上，像她在尽力把生活控制成整齐的样子。真正有用的信息，是从十月上旬开始出现的。十月九日那页，她写：“又去六楼上面，风大，纸差点飞走。方晴说规则没变，可规则明明已经没用了。”十月十一日，她写：“张远不敢看我。我知道他怕什么，我也知道我现在说话的样子有多难听。”十月十三日只有一句：“如果纸能烧干净，人就不用记这么久了。”我往后翻，越翻越快。十月十四日那页中间夹了半张便利贴，上面写着“别把名字写全”。而十月十五日那页被撕掉了一半，只剩下最后一页孤零零地留着，纸角被折过一次，再压平。那页上没有天气，没有流水账，只有一行时间。10月15日，天台，22:00。下面还有一行，比平时写得重。“如果纸没有回来，就去找最早借钥匙的人。”我还把前后三页都翻回去看了一遍，确认她是故意把整本日记收束到这一行。我把日记合上，盯着封面看了很久。单凭这一页，不能证明林小满的死和天台有关。她可能只是约了人谈事，可能那天晚上根本没见到人，甚至这句话也可能和坠楼无关。可如果她只是想随手记个时间，没必要把本子塞进还书箱，更没必要写“借到的人，先别交出去”。晚上回寝室前，李主任在高三楼巡了一圈。他走路总带着一种很稳的节奏，像每一步都算过落点。经过我们班时，他站在门口说了不到一分钟，内容和通报差不多，强调临近月考，任何同学不要传播未经证实的消息，也不要出于好奇去讨论已经定性的事。说到“已经定性”四个字时，他目光从前排扫到后排，没有停留在任何一个人身上，但每个人都知道他想要谁闭嘴。我低头看题，没有和他对

视。晚自习下课是九点四十。寝室熄灯要到十一点，我还有一个小时。平时这一个小时会被我分给英语完形和化学错题，那天我把练习册放回抽屉，只带了林小满的日记和手电，沿着主楼最西边的楼梯往上走。六层再往上，是旧天文社留下来的小平台。平时铁门锁着，门上贴着“设备老化，禁止入内”。我以前从来没上来过，高三没有人会把时间花在这种地方。楼道里没有声控灯，手电照过去，只能看见墙皮被潮气顶起一层层边角，地上落着细灰。铁门果然锁着，挂锁是旧的，门框边却不干净。有人近几天来过，而且不止一次。门把附近的漆面磨得发亮，锁眼边上有细小刮痕，像钥匙插错方向后反复试过。地面靠墙那一小块，鞋底踩出来的灰迹叠了很多层，最深的地方被拖出半个弧形。我蹲下去，用手电斜着照，看见地上有一道很淡的粉笔线，从墙脚一直拉到第三块地砖边缘，旁边写着一个小小的“22”。字迹已经花了，但还认得出来。我把光圈往外挪，门缝旁边卡着一片纸。那是一截信封角，白色，边缘被鞋跟踩脏了，上面有蓝笔写过的编号，剩下半个圆弧和两个数字：07。纸角背面沾着一点灰黑色的痕，不像泥，更像复印机常见的碳粉。我把它夹进日记里，站起来后才发现自己的心跳比刚上楼时快了不少。这不是我熟悉的题目类型。没有标准条件，没有唯一解，连题干都要从别人留下的碎片里拼出来。可也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没法把它丢下。学校说这是一场个人意外，可林小满在日记里给出的，却是一个明确到分钟的会面时间，一个指向“钥匙”的提醒，还有这道被很多双鞋踩出来的灰印。如果天台在十月十五日晚上十点还有人上去，那么问题就不是“她为什么想不开”，而是“她那天去见了谁”。我关掉手电，站在黑下来的楼梯间里听了一会儿。风从铁门缝里灌进来，带着水汽和高处的凉意。楼下操场还有几盏灯没关，远远传来篮球砸地的空响。学校表面上已经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但我眼前这道门没有。有人一直在用这个地方。而林小满把这个事实，留给了我。

## 第003章\_天台上的监控

---

第003章 天台上的监控 第二天中午，我去找张远。如果说临江中学里还有谁会比普通学生更常接近六楼尽头那段楼道，张远算一个。体育器材室就在那附近，运动会前后，教练总让他去搬跨栏架和记分牌。他平时和我没有交情，我们唯一的交集是上学期体测时他替我捡过一次掉进沙坑边上的准考证。我把人堵在操场看台后面时，他正蹲着系鞋带，额头上都是汗，校服外套扔在一边。“你找我干嘛？”他抬头看见是我，神色先是意外，接着带上了一点警惕，“物理题我不会，别问。”“我不问物理。”我把手机里拍下来的信封角照片递过去，“我想看十月那周六楼楼梯口的监控。”他的手停住了。只停了一瞬，但够了。人会在没准备的时候先把答案写在脸上，再想办法把它擦掉。张远站起来，把鞋带踩进鞋面里，皱着眉看我：“你有病吧，监控我去哪看。”“你去过。”我说，“林小满日记里写过，通往天台的监控拍不到天台，只拍得到入口。能知道这一点的人，要么去过保安室，要么亲眼看过截图。她十月十一日那页提到你，不是巧合。”张远盯了我几秒，骂了一句脏话，声音压得很低。他把校服外套捞起来搭在肩上，转身往器材室方向走。我跟过去，他一路都没回头，直到拐进器材室后面的窄走廊，才把门虚掩上。“我只给你看一遍。”他说，“看完你当没见过我。”他拿出手机，翻到一个加密相册。里面是几张拍得很斜的电脑屏幕照片，边角还有保安室玻璃窗的反光。时间都在十月九日到十月十五日之间，地点标注是“主楼西梯六层”。画面拍不到天台门后，只能看到那段上行楼梯和

铁门外的平台。第一张是十月九日晚上二十一点五十七分。林小满站在楼梯口，手里抱着一本本子，旁边是方晴。方晴穿着学生会的红袖章，像刚值完晚间巡查。她们一前一后上去，停在监控边缘，接着画面里只剩空楼道。第二张是十月十一日晚上二十二点零三分。林小满和张远一起出现。张远在画面里只露了半张侧脸，手插在裤兜里，走得很慢，像随时准备掉头。我抬头看了他一眼，他把视线移开。第三张是十月十三日晚上二十二点整。林小满前面站着一个高瘦男生，背挺得很直，手里拿着文件袋。脸没完全拍到，但我认得校服袖口上那条学生会执勤臂章，也认得他走路时脚尖先落地的习惯。“许栩。”我说。张远没否认。第四张是十月十五日晚上二十一点五十八分。林小满上楼后不到两分钟，楼梯口又出现了一个人。女人，扎低马尾，穿浅色针织开衫，左手抱着语文组常用的蓝色文件夹。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才确认那张侧脸是谁。刘薇。我原本以为监控只会证明林小满不是一个人去过天台，没想到它直接把几条线扯了出来。方晴，张远，许栩，刘薇。四个人里，三个是学生，一个是老师；三个和我没有实际来往，一个是全年级都夸的年轻语文老师。要把这些人放在同一张图里，怎么看都不像偶然。“这些图你怎么拍到的？”我问。“十六号那天一早，李主任让人调监控。我去器材室拿东西，路过保安室门口，看见屏幕上是这个。”张远把手机收回去，语速变快了，“后来他们只留下了坠楼前后那半小时，别的时间段没再给学生看。我拍这几张本来是怕别人把我也算进去，没想给谁用。”“那你为什么愿意给我看？”张远笑了一下，笑意很硬。“因为你已经知道得太多了。我不拿出来，你也会继续查。与其等你把我当嫌疑人，不如让你自己看。”他说完就想走，我抬手拦了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林小满和方晴是什么关系？”“我不清楚。”张远沉默了两秒，补了一句，“但方晴肯定知道得比我多。她是最早在天台上写纸条的人。”“纸条？”张远脸色一变，像说漏了什么，没再开口，推门走了出去。器材室里剩下一股橡胶和汗味。我站在原地，把四张图在脑子里按日期重新排了一遍。十月九日，方晴。十月十一日，张远。十月十三日，许栩。十月十五日，刘薇。林小满在死前一周，像在依次见不同的人。她不是临时起意走上天台，她在完成一件连续的事。而在这串人名里，我最先能碰到的，是方晴。下午第一节课前，学生会的人来教室收运动会志愿报名表。方晴站在门口点人数，白衬衫袖口卷得很整齐，神情和平时没区别。我把表交给她时，她抬眼看了我一瞬，礼貌地点了下头，完全像不认识我。我却已经在心里把那张监控图放大了。那天晚上九点五十七分，陪林小满走向天台的人，就是她。

## 第004章\_方晴的回答

---

第004章 方晴的回答 方晴比我想的更难拦。她是学生会副主席，手里总有一堆事。早上查校服，中午核活动名单，晚自习前还要在行政楼门口收各班材料。我盯了她半天，发现她几乎没有单独待着的时候，身边不是跟着值周生，就是夹着一叠表格往老师办公室跑。真正让我把人堵住，是周五中午一点二十，学生会办公室里只剩她一个人在整理运动会预算单。我敲门进去时，她抬头看了一眼，显然没料到来的人是我。“你找谁？”她问。“找你。”她把笔放下，背慢慢靠到椅背上，像在给这场谈话腾位置。“周默，我和你应该没有工作交接。”“十月九号晚上九点五十七分，你和林小满一起上过天台。”我没绕弯，“我想知道你们去干什么。”她的眼神在那一秒收紧了，但她控制得很好，没有露出

明显慌乱。她把桌上一张预算表压平，才开口：“你从哪听来的？”“我有我的渠道。”“那你也该知道，打听别人死前见过谁，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如果那天的事和她后来的死有关系，就不是打听。”方晴看着我，表情第一次从平整变得复杂。她大概在判断，我究竟知道多少，是真查到了东西，还是只是在试探。办公室外面有人推着饮水桶经过，轮子和地面的摩擦声拖得很长。她等那阵声音过去，才说：“我去过天台，但我不会告诉你我们聊了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当事人。”“林小满已经死了。”“正因为她死了，很多话才更不能随便给外人听。”我往前走了一步，盯着她桌上的文件夹。“那许栩呢？张远呢？刘薇老师呢？他们也不是当事人？”这次她的脸色真的变了。“你查监控了。”她不是在问我，是已经得出结论。“对。”我说，“所以我再问一遍，你们在天台上做什么？”方晴站起来，身高和我差不多。她没有回避我的目光，也没有解释，只把话说得更硬。“周默，这件事到此为止。”“做不到。”“你当然做得到。”她指了指我手里的习题册，“你最擅长的不就是把无关的东西排除掉吗？月考快到了，推荐组在看你。你只要好好学习就行了。”这句话很轻，却比正面否认更让我不舒服。她说得像在给我忠告，可话里的意思很清楚。在她眼里，我这种人最该做的就是埋头做题，别碰别人的事。我没有马上说话，视线从她脸上移开，落到桌边那本摊开的硬壳笔记本上。那不是预算本，里面夹着几张手写便签，其中一张只露出半截，我还是看清了上面的四个字。天台密语。字迹很快，像随手记下来的标题，后面还拖着一道没写完的横线。我伸手想把便签抽出来，方晴动作更快，直接把笔记本合上，压在掌心底下。“那是什么？”我问。“学生会的旧活动草案。”“哪个活动要去天台？”“周默。”她叫我的名字，语气第一次带了点疲惫，“有些事你知道了也没用。你不是救世主，也不是警察。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回教室，继续当你的年级第一。”她说完就把文件夹抱起来，像谈话已经结束。我侧身挡在门前，她没有退，只是平静地看着我。那种平静比争吵更难处理，因为它表明她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次，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能碰。“林小满把一本日记留在图书馆还书箱里。”我说，“如果她只是自己想不开，不会费这个劲。”方晴的手指在文件夹边缘收紧了一点。“她留给你？”她问。“我不知道。”我说，“但我拿到了。”办公室忽然安静下来。窗外操场上传来广播测试声，我看见方晴的眼神动了一下，更像一种早就预料到终究有人会把纸拿出来的疲惫。她最后只说了一句：“如果你真拿到了，就别再往前走。”“原因？”“往前走的人，没有一个得了好结果。”她绕开我，拉开门走出去，高跟鞋踩在走廊地砖上，声音又直又稳。我站在办公室里，没有追上去。桌面上留下她刚才来不及收走的一张废纸，背面印着运动会预算，正面写了几行被划掉的字，只剩最上面还能辨认：密语规则修订。我把那张纸折好塞进口袋，心里那点原本还留着的犹豫，在这一刻反而彻底没了。方晴想让我回去做题，学校想让我把林小满当成已经结束的一件事。可他们越想把这条线剪断，我越能确定，天台上发生过的东西，不只是几个学生深夜谈过几句话那么简单。

## 第005章\_密语的规则

---

第005章 密语的规则 我原本以为，张远已经把自己知道的东西都给我了。直到周五傍晚，他在食堂门口主动拦住我，说晚自习前去看台后面一趟，我才知道他前一天根本没有说完。那会几天刚擦黑，

张远靠在看台下的水泥柱旁，脚边是一只被踢瘪的空瓶。“你跟方晴谈过了？”他开口就问。“谈过。”“她肯定没说人话。”我没接这个评价，只把从学生会办公室拿到的那张废纸递过去。张远看见“密语规则修订”六个字，脸色比看到监控图时更难看。他把纸折了一下，又展开，像在犹豫要不要认。“天台密语到底是什么？”我问。他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一开始就是几个高二的人发疯，想找个地方说点不能在班里说的话。方晴组织的，名字也是她起的。”我示意他继续。“最早就四个人，周五晚自习后上天台，每人写一件最怕别人知道的事，装进信封，不写全名，只写编号。现场交换，保管一周，下次见面当着本人撕掉。”张远把矿泉水瓶握得咯吱响，“方晴说这样能让人喘口气。她还定了规矩，不追问，不拍照，不往外传，谁想退出，必须看着自己的纸被烧掉。”“听起来像心理互助。”“一开始是。”张远抬头看我，“后来人多了，就不是了。”临江中学这种地方，秘密一旦离手，靠的就不再是规则。“谁把它弄坏的？”我问。张远没有直接说名字，只是把空瓶踢到柱子另一边。“有人开始留底。原件照样带到天台，照样当面撕，可撕的是第二份。真正有用的那份，在撕之前就被复印过了。”我想起那截信封角上的碳粉痕迹，想起学生会办公室那台复印机，也想起监控图里许栩手里的文件袋。“许栩。”我说。张远看我一眼，算是默认。“他怎么拿到大家的纸？”“没人一开始会防他。他成绩好，学生会主席，谁都觉得他最懂规则。后来他主动说，为了防止有人拿错信封，可以由他统一编号、做名单。方晴当时同意了。”张远抹了把脸，“等大家发现不对，已经晚了。”“不对指什么？”“指秘密开始换东西。”他说，“跑腿、改记录、闭嘴。你要是不听话，别人就会告诉你，你那张纸还在。”他说到这里，声音有点发哑。“我也被拿过一次。暑假我跟外校的人打球起了冲突，偷拍视频最后传到许栩那边。没直接来压我的人，是林小满。”我怔了一下。“十月十一号？”我问。“对。”张远点头，“她约我上天台，说只要我帮她两个忙，视频就不会到教练手里。一个是替她看一段监控，一个是那天晚上谁上楼都当没看见。”“你帮了？”“我看了监控，也闭嘴了。”张远笑了一声，“我当时还觉得，她只是想把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可后来我越想越不对。她说话的口气，跟拿视频压我的人没区别。”我把这条线在脑子里重新排开：方晴定下玩法，许栩用编号和复印留底，被压住的人再学着反压别人。“方晴知道许栩在留底吗？”我问。“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张远说，“她也有把柄在许栩手里。你觉得她为什么到现在都不敢说？”“林小满拿过方晴什么？”“我不清楚，但肯定有。”张远压低声音，“她死前那几天不是只在躲，她也在找机会咬人。被逼过的人一旦手里也有了纸，就会很快学会同一种说话方式。”我明白。这句话把案件从一条直线拧成了结。她当然被逼过，可她在被逼之后，已经学会拿同样的方式去逼别人。“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这些？”我问。张远看着操场上的灯光，半天才说：“因为十六号那天，我本来可以去找她。她晚上给我发过消息，只有一句，‘07如果拿不回来，你就当没见过我。’我没回。第二天她就死了。”“07是她的编号？”“应该是。每个人的纸都有号，只有核心那几个人知道谁对谁。”张远把空瓶捡起来，捏扁了扔进垃圾桶，“你要真想查，别只盯着谁去了天台。去找编号，找名单，找那本最早写规则的人留下来的东西。没有这个，你永远只能听我们这些人讲半句。”他说完拍了拍裤腿，准备回教室。走出去几步后，他又停下，背对着我说：“周默，你查到最后，多半不会得到一个干净答案。”我看着他的背影，没有应。我已经不再需要一个干净答案。而张远刚刚给我的，是第一条真正成形的规则。

## 第006章\_陈默

第006章 陈默 我那天晚上没有立刻回寝室。晚自习结束后，走廊里人声很乱，我抱着书从后门出去，绕到图书馆一楼的旧阅览区。那里九点半后基本没人，只有值班阿姨偶尔过来关窗。林小满的日记已经被我翻到中段，前面那些零散线索在张远的解释下重新有了位置。我顺着日期往前倒，想找“07”、想找“名单”，结果先看见了另一个名字。陈默。那两个字写在十月十二日的页角，旁边有一小段被划过，又被她重新抄了一遍。“刘老师说，陈默学长以前也替别人守过秘密。那种人不是没有过，是后来越来越少了。要是周默和他真有一点像，我就把本子留在图书馆。”我盯着那一行字，手指压在纸边上，半天没有翻页。陈默是我哥。他比我大三岁，三年前从临江中学毕业。家里留下关于他的东西不多，衣柜里还挂着一件旧校服，书桌抽屉里有一本翻烂的《古文观止》，相册收在顶层柜子里，平时谁也不碰。我妈不喜欢在饭桌上提他，提了气氛会坏，我爸更少说，偶尔喝多了才会把名字带出来，像从胸口抠出一粒很硬的东西。我也不提。我哥出事那年，我刚上高一。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意外”这个词很空。它可以把一个人从每天都会经过的生活里硬生生挖掉，再要求剩下的人继续按表走。后来我学会了更有效率的做法，把情绪分门别类，能压住的先压住，不能处理的就先不碰。成绩是最适合拿来堵洞的东西，因为分数有回报，也有秩序。所以当我在林小满的日记里看到陈默两个字时，第一反应不是怀念，是警觉。她为什么会知道我哥？我往前翻了一页，才找到更完整的一段记录。她写，刘薇改作文时和她说过一个往届学生的事。那个人成绩很好，但让老师记住他的不是排名，而是有同学把最丢脸的秘密告诉他之后，他依然能像没听见一样继续相处，不拿它换好处，也不拿它做道德姿态。林小满在后面补了一句：“原来守口如瓶也能是一种本事。”我把日记合上，手心全是汗。我从来不知道我哥还在这个学校留下过这样的评价。对我来说，他更像一个被截断的名字，停在车祸、停在葬礼、停在父母不愿碰的话题里。可在林小满的笔下，他先是一个学长，然后才是死人。这个顺序让我不舒服，因为它意味着，在我把哥哥关进一个安静抽屉里之后，还有别人记得他活着时是什么样。第二天下午放学，我刚出校门，就被人叫住了。“你是周默吗？”声音很轻，来自校门口卖文具的小摊旁边。我转过去，看见一个背着初中部校包的女生。她个子不高，头发扎得很紧，校服洗得有点发白，怀里抱着一本练习册，手指捏在封皮边上发紧。她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眼神却比很多高三学生都警惕。“我是。”我说，“你找我？”“我叫林小雨。”她盯着我的脸，像在核对什么，“林小满是我姐。”我没有接话。她也没给我太多反应时间，直接从书包里拿出一张折了三折的纸，递过来。那是一页从作文纸上撕下来的便笺，字是林小满的，我认得。“如果周默来找你，先看他眼睛，再决定要不要把钥匙给他。”纸条下面没有落款，只有一个很小的句号。我抬头看林小雨。她明显也很紧张，但把话说得很直：“我姐提过你。她说，高三有个人看人时很像陈默学长。不是脸像，是那种……听人说话的时候，不会先算值不值得。”我不知道林小满是什么时候见过我，又是什么时候把这种判断留给了妹妹。可林小雨口中的那个周默，和我自己认识的我并不完全重合。我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先算值不值得，这恰好是我能把日子过得很稳的原因。“她还说了什么？”我问。“她说，如果真有一天出事，你可能会把东西看完。”林小雨声音压得更低，“你拿到她的本子了吗？”我看着她，没有否认。校门口人来人往，家长、电瓶车、校外培训机构发传单的人都挤在一起。临江中学每天放学都是这个样子，热闹，嘈杂，谁也不会注意一个高三男生和一个初中女生站在文具摊前谈论死去的人。可我

站在那里，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这件事已经不只是我的调查。林小满在死前，把我放进了她预先安排的一条路里。而这条路，通向我一直刻意避开的那个名字。

## 第007章\_林小雨

---

第007章 林小雨 第二天是周六，学校只上半天课。我中午从理综套卷里抬头时，手机上多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只有一个地址：临江中学后门巷口的牛肉粉店。放学后我没回寝室，拎着书包出了后门。林小雨已经坐在最里面那张桌子旁，面前放着一碗没动几口的清汤粉。她把一只旧钥匙放到桌上，没有立刻推给我。“我姐说，要先问你几个问题。”她看着我，“你是不是想知道她为什么死？”“是。”“你想知道她是不是被人逼的？”“是。”“那你能不能接受，她自己也做过不好的事？”我愣了一下。这个问题不该由一个十四岁的妹妹问出来。可她问得很平，像已经在心里演过很多遍。我没有立刻回答，她也没有催，只把那碗粉往旁边推了一点，给我留出看钥匙的位置。“我不想替她洗干净。”林小雨说，“我只想知道她到底做到哪一步。”我坐下来，要了一碗最便宜的粉。店里油烟重，门口还停着外卖骑手的车，老板娘在灶台边吆喝加辣不加辣。这样的地方很适合说秘密，因为谁都懒得分心听别桌。林小雨先说起家里的事。林小满高一那年，她们爸因为经济案进了监狱，母亲去外地做护工，姐妹俩跟着姨妈住。真正压在林小满身上的，不只是生活费，还有林小雨的学籍。她们原本不是城里户口，林小雨能留在临江读初中，是借了姨妈家的地址和一份不该出现在档案里的证明材料。一旦被翻出来，最坏的结果是林小雨被退回原籍，之前的学籍也要重审。“我姐最怕这个。”林小雨说，“她从高一开始就盯着我的档案袋，提醒我学校问什么都别多说。我跟她吵过很多次。”“她死前有什么变化？”“睡不着，脾气差，老看手机。”林小雨皱着眉回忆，“还有，她以前只怕别人知道家里的事，后来不是了。后来她会突然问我，如果一个人为了自保，拿别人的秘密去换路走，算不算坏。”我手里的筷子停住。“你怎么回答？”“我说算。”林小雨低头抠着桌边起皮的贴纸，“我还说，坏就是坏，别找理由。她那天听完没说话，晚上给我买了杯豆浆，放在我桌上。我早上起来时，豆浆已经凉了。”这不像林小满在求原谅，更像她想从妹妹嘴里确认一个已经知道的结论。我问她钥匙是哪来的。“她十六号前一天给我的。”林小雨说，“不是当面给，是塞在我练习册里。她说如果她没空回来拿东西，就让我找一个高三理科班的周默。她没说原因，只说你看完会知道该不该继续查。”“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我也在看。”她抬头看我，眼圈很红，“学校、老师、亲戚都在跟我说同一句话，说我姐压力太大，说人都没了，别再闹。可我认识她。她留了这个，就说明她没想把事情全带走。”我沉默了几秒，还是问了那个最现实的问题：“如果查下去，可能会碰到你家的学籍问题，你还想让我看吗？”林小雨把钥匙往前推，推到我面前。“我怕。”她说，“可我更怕她死得像一张被老师收走的废卷子，连错在哪都没人知道。”门口风吹进来，把菜单吹得哗啦响。老板娘端来我的粉，问要不要多加香菜。我说不要，等她走远了，才把钥匙拿起来。金属很凉，边缘磨得发滑，像在很多人的口袋里待过。“这是开哪里的？”我问。“旧天文社储物柜。”林小雨说，“我姐以前跟我讲过，六楼上面有个废掉的社团房，里面还留着一排铁柜。她只去过一次，说味道像生锈的雨伞。”“她有没有说柜子里放什么？”“没有。她只说，那里面有她不想再让任何人替她保管的东西。”我把钥匙收



进校服口袋，忽然想起张远那句提醒，找编号，找名单，找最早写规则的人留下来的东西。现在这些东西第一次有了具体形状：一只生锈的铁柜，一把黄铜钥匙，一个死去的人在最后几天仍然坚持安排好的后手。离开粉店时，林小雨跟在我后面走到巷口。“周默。”她叫住我。我回头。“如果你看完里面的东西，发现我姐真的也欺负过别人，你能不能别马上告诉所有人？”她停了一下，像这句话说出口要用很大力气，“我不是想护着她。我只是……还没想好怎么继续叫她姐姐。”我没有给她承诺，只说我会把东西看完。她点点头，转身往初中部那条路走。她背影很瘦，书包却鼓得厉害。我站在路口看着她走远，才意识到自己手里拿着的，是一个活着的人接下来会不会被流言压住的分量。

## 第008章\_储物柜里的信

---

第008章 储物柜里的信 我在周一中午去开那个储物柜。旧天文社的门在六层西楼梯再往里一点，平时锁着，门牌早就掉了，只剩下墙上两颗生锈的钉子。好在门锁坏得厉害，舌簧弹不紧，我用学生会那张废纸垫了一下，往里一推就开。屋里比我想的更旧，窗帘卷在半空，地上积着灰，靠墙摆着两排铁柜和一台拆了一半的老望远镜。空气里全是铁锈、纸张和潮气混在一起的味道。林小雨给我的钥匙上贴着一小块蓝胶带，写着“3”。我顺着柜门上的编号找过去，第三排最里面那只柜子果然能打开。门一拉开，里头先掉出来一封信，信封没有封口，正面只写了一句：给会把东西看完的人。我靠着柜门站好，先把信展开。“如果你看到这里，说明我还是没把07拿回来。别急着去找方晴，她只会拦。也别去问张远，他已经够怕了。刘老师知道最早那把钥匙是谁借出去的，也知道为什么我会把本子留在图书馆。名单在下面，别让李主任先看到。许栩手里的不是原件，是复印件，真正该怕的是他不只印过一次。”信不长，后面还有一句。“我知道我已经没资格只把自己写成受害者，所以剩下的你自己看。”我把信放到一边，开始翻柜子里的东西。最上面是一叠用透明文件袋装好的纸，按大小分成三摞。第一摞是名单残页，纸张和学生会办公室常用的会议纪要纸一样，左上角印着很浅的校徽。上面列着八个编号，后面跟着名字缩写和保管去向。很多地方被撕掉了，只剩下中段还能辨认：03 刘薇 05 方晴 07 林小满 08 张远 11 许栩 每个名字后面都跟着不同的箭头和日期，像一张被人为打乱的交换表。我顺着十月那几行往下看，能拼出来的关系只有一部分：十月九日，05对07；十月十一日，07对08；十月十三日，07对11；十月十五日，07回收失败。最后四个字被红笔圈起来，旁边重重写了一道问号。第二摞是几张作文复印件，标题是《河流背面的灯》。我对这篇作文有印象，上学期期末表彰大会，许栩拿着这篇稿子被请上台，校长还说他是临江中学的人文名片。林小满在复印件边缘做了很多标记，对照了几段网文和培训机构范文的措辞，甚至把重复出现的比喻、段落结构和改写痕迹都圈了出来。她没有写“抄袭”两个字，只在最后一页空白处写了一句：“他最怕失去的，和我一样，都是以后。”第三摞最薄，只有两页，一页是晚间巡查登记复印件，另一页是从学生会打印机里取出来的作废页。作废页上残留着一排浅浅的黑边，像有人同时复印过多只信封，碳粉没压匀。我把它和我捡到的信封角对了一下，大小几乎一样。柜子最底层还有一个牛皮纸袋，里面装着七个已经拆开的空信封。每只信封右上角都写着编号，没有署名。07那只不在里面。我蹲在地上，把这些纸按时间排开，脑子里逐渐有了一条更清楚的线。方晴是05，林小满是07，张远是08，许栩是11。十月九日，方晴去见林小满；十月十一

日，林小满去见张远；十月十三日，林小满去见许栩；十月十五日，07回收失败。监控里的顺序和名单上的箭头完全对得上。唯一超出我预想的，是刘薇。03 刘薇，这三个字写得比其他名字都工整，像不是临时加进去的。我盯着它看了很久。刘薇不只是“知道钥匙的人”，她本人就在名单上。换句话说，她不是站在圈子外面旁观，她某一段时间里，确实进入过“天台密语”的规则之内。我把信重新读了一遍。“刘老师知道最早那把钥匙是谁借出去的，也知道为什么我会把本子留在图书馆。”如果林小满只是想让我去找刘薇问钥匙，没必要把03单独留在名单里。她把老师也写进来，是想告诉我，刘薇不是无辜围观者，而是这条链条上的一节。那这位全年级最讲分寸、最会给作文批注“论证还可更深”的年轻老师，究竟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放进了一场学生秘密交换里？楼道里突然响起脚步声，我迅速把纸按原样塞回文件袋，关上柜门。门外的人在旧天文社门口停了两秒，又走远了，像只是路过。我的后背已经出了一层汗。午休只剩十分钟，我来不及在这里把所有材料看完，只能把最关键的几样先装进书包：那封信、名单残页、作文复印件和作废页。临走前，我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排铁柜。旧社团房间里的光线很差，柜门上的锈迹一块一块斑着，像很多年没人认真打开过它们。可林小满在死前，把最能说话的几张纸，全留在了这里。我锁上门，下楼时已经做了决定。下一步，我去找刘薇。

## 第009章\_老师的秘密

---

第009章 老师的秘密 我去找刘薇那天，刚好轮到她看晚自习。第二节课间，我抱着语文练习册走到办公室门口，里面只剩她一个人。她抬头看见我，视线很快落到我手里的文件袋上，明白我不是来问作文的。“进去说吧。”她把最外侧那扇门带上。我把名单残页、林小满的信和许栩作文复印件放到她桌上。刘薇看得很慢，尤其在“03 刘薇”那一行停了很久。“这是我该认的。”她说，“天台密语最早不是恶意开始的，但我确实给它开过门。”她说，两年前方晴几个学生状态差，常来借作文纸。她提过一句，写下最难说的话，封起来，交给最信得过的人，等情绪过去再毁掉。后来方晴把这个想法搬到天台，起名、编号、轮换，都是学生自己加的。“后来她们来问我，旧天文社的柜子能不能借一只。”刘薇看着我，“我没有答应，也没有坚决反对。其实那时就该停。”“那你为什么会在名单上？”刘薇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因为我后来真的参与过一次。”那是去年冬天，一个女生在办公室哭着说不敢把家里的事告诉任何人。刘薇为了让她相信写下来不丢人，也放进了一张自己的纸。那张纸上写的是她第一年带班时误判过一次求助，后来那个学生休学。她想给学生一点安全感，结果把自己也写进了规则里。“03就是那次的编号。”她说，“从那以后，我更没有立场装作完全不知道。”刘薇的秘密不是见不得人的丑闻，而是她把善意用错了位置。她说这些话时没有替自己减轻半分责任，像终于肯把那道拖了两年的门亲手关上。我第一次听见老师把失职说得这么直接。“陈默呢？”我问。刘薇抬眼看我，那一瞬她的神情和刚才不同了，像从一桩校园故事里忽然走进另一个更私人的房间。“我教过你哥哥。”她说，“有次有人丢了情书，陈默捡到后原封不动还了回去。所以林小满问我，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人拿到别人的难堪之后，不会顺手把它变成筹码时，我提到了他。”我没说话。“她后来见过你几次。”刘薇声音低下来，“我跟她说，你是陈默的弟弟，但和你哥不完全一样。她说，那也行，至少硬的人看东西会看到底。”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被林小满偶然卷进去的，可按刘薇的说法，她

在死前其实做过选择。“十月十五号晚上，你为什么去天台？”我问。刘薇把手覆在那页名单上，轻轻按了一下。“林小满给我发了消息，让我十点前后去天台做见证。我上去时，许栩已经在。我只听见林小满拿作文比对表换07，许栩回她一句，07那张纸一旦出去，你妹妹也别想在临江附中继续读。”我呼吸一滞。“所以他知道林小雨的学籍问题。”“他知道，而且拿着不止一份复印件。”刘薇点头，“许栩先下楼后，林小满在天台边站了很久。我把她拉回门边，问她到底想做什么。她说，她只是想把自己的纸拿回来。然后又说，老师，我做了一件错事。”“她说了什么错事？”“她说她为了拿回07，去拿过方晴和张远的纸，逼过人，也学会了跟别人谈条件。”刘薇声音很轻，“她说自己一直把那当成伞，到了天台上才知道，那还是同一把刀。”我终于把最后一个疑点问出口：“许栩为什么能长期复印那些信封？方晴不可能一直看不出来。”“因为最开始的编号表、轮换单、活动纸张，全放在学生会办公室。”刘薇说，“许栩负责保管，又管宣传打印，谁都默认纸在他手里最安全。方晴发现不对时，他已经拿着她篡改志愿服务记录的复印件了。”临江中学里最危险的并不只是秘密本身，而是所有人都习惯用“再等等”去处理风险。晚自习预备铃响了，刘薇把那些纸重新推回给我。“我没有资格教你该怎么做。”她说，“但如果你要把事情讲出去，最好先想清楚谁来承受讲出去以后的那部分。”我把文件袋收好，转身走到门口时，她又叫住我。“周默。”“嗯。”“你哥哥当年最难得的地方，不是替人守住秘密。”她看着我，“是他知道什么该说给谁听。”我握着门把手，没有回头。这一晚，我第一次觉得所谓完整真相，未必等于最正确的说法。

## 第010章\_完整的链条

---

第010章 完整的链条 把所有纸摊开以后，事情反而比我想象中更清楚。周日晚上，我一个人留在教室最后一排，桌上摆着名单残页、监控时间、林小满的日记摘录和许栩作文复印件。我像整理一道证明题那样，把已知条件一条条列出来。方晴发起“天台密语”，刘薇默许并借出旧柜子；许栩借学生会办公室的便利统一编号、制作名单，再暗中复印；林小满的07里写着林小雨的学籍问题，这让她一直受制于许栩；为了拿回07，她拿许栩作文洗稿的证据去谈判，同时又拿方晴和张远的把柄逼他们协助。最后一次谈判失败，她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到加害链条里，于是把剩下的证据留给了别人。逻辑通了，剩下需要确认的，只是口供。我先去找方晴。她在操场主席台后面整理开幕式流程表，看见我走过去，连“又是你”都懒得说。我把名单残页摊到她面前，手指压在“05 方晴”那一行上。“十月九号，你上天台，是林小满拿着你的志愿服务记录找你。”我说，“她知道你为保推荐资格，改过一份活动时长。她要你把编号表给她看。”方晴脸色发白，嘴唇抿得很紧。“十月十一号，她拿张远的打架视频去换监控截图。十月十三号，她带着许栩作文的比对表去见许栩。十月十五号，她想拿回07，失败了。”我看着她，“这条线里，哪一步我说错了？”方晴过了很久才开口：“差不多。”“差的是哪？”“差在我不是被她第一次威胁才开始闭嘴。”她把流程表放到一边，声音低下来，“我更早就知道许栩留底。我不敢拆穿，是因为他手里也有我的复印件。我一直在想，等毕业就好了，等推荐名单下来就好了，等大家各走各路就好了。可林小满等不了。”“她对你做过什么？”“逼我把轮换表给她。”方晴说，“还逼我告诉她，刘老师有没有留过备用钥匙。她那几天说话很硬，像只要拿回07，别

人的事都可以往后排。你要我怎么形容？她那时候已经跟许栩越来越像了。”我没有反驳，因为我也这么想。离开操场后，我直接去文科楼找许栩。晚饭时间的走廊人不多，他站在公示栏前看一张推荐政策通知，白衬衫领口扣得很整齐，手里夹着两本作文素材书。“有事？”他看见我，神色很平。我把复印件递过去，翻到被林小满划满红线的那一页。“《河流背面的灯》。”许栩扫了一眼，连表情都没乱。“林小满留给你的？”“你知道她会留东西。”“她这种做事方式，不留才奇怪。”“07是什么内容？”许栩笑了笑，终于把视线从纸上移到我脸上。“周默，你查到这里，应该已经知道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那我换个问法。你凭什么确定没人敢把它讲出去？”“凭大家都不是一个人活着。”他说，“方晴有她的推荐，张远有他的体育路，刘老师有她的师德评议，林小满有她妹妹。你也一样，你不是也在意保送吗？”我没说话。“你手里那些纸，能证明我做过很多不体面的事。”许栩把复印件折回去，动作不急不慢，“可你真把整条链子摊到学校面前，就得把07写清楚。只要写清楚，林小雨借读材料那点事就盖不住。一个初二女生，姐姐刚死，学籍再被翻出来，你觉得她以后在学校怎么过？”他语气平静得像在给我讲一道选择题的条件。更让我不舒服的是，他说的不是空话。把许栩钉死，等于把林小雨一起推上去。“你怕的不是良心，是曝光。”我说。“良心没法写进处分决定里。”许栩把复印件塞回我怀里，“林小满输就输在，她以为拿到别人的把柄，就能把自己的把柄换回来。可复制件这种东西，印过一次就不会只剩一次。”他说完走了，留下走廊里一股洗得很干净的洗衣液味。我站在原地，看着公示栏里那张推荐政策通知，上面写着“综合素质”“诚信记录”“品行表现”几个字，字很大，也很空。回到教室后，我把证据重新装进文件袋，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手里的重量。现在我已经能还原完整链条了。林小满不是单向被害，她在恐惧里学会了同样的方式，又在最后一步看见自己成了什么样的人。许栩利用秘密维持前途，方晴利用沉默维持秩序，刘薇利用善意逃避边界，而我面前摆着的是另一种选择题：我要不要为了让真相更完整，把一个还活着的初二女生也拖进来。月考前的倒计时牌就挂在黑板旁边，红色数字又少了一天。我盯着它看了很久，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再假装这件事只有一种正确答案。

## 第011章\_选择

---

第011章 选择 我把决定做在月考前一天。那天下午最后一节是班会，班主任站在讲台上强调考场纪律和推荐组下周的复核安排，点到我的名字时还特地说了一句，周默这次稳一点，别把心思分散。我坐在第一排，桌肚里压着一个文件袋，里面放着能把整件事掀开的纸，也放着我这几天几乎没做完的错题订正。两样东西靠得很近，像在提醒我，代价从来不是抽象词。放学后，我去初中部旁边那条小路等林小雨。她出来得很晚，身边还有两个同学，一直走到校门口才和她们分开。她看到我时脚步顿了一下，像早就猜到我会来。我没有带她去店里，只带她走到操场外侧那排香樟树下。那里傍晚人少，能听见体育馆传来的口号声。“我看完了。”我说。林小雨点点头，没有追问内容，只先问了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我姐是不是也拿别人的秘密压过人？”我沉默了几秒，还是说：“是。”她眼圈一下就红了，但没哭，嘴唇抿得发白。“压过谁？”“方晴和张远。”我说，“她想拿回关于你的那份材料，所以学了同样的办法。”林小雨把头低下去，过了很久才问：“那她还算不算被逼的？”这个问题比任

何证据都更难答。我想起林小满在信里写的那句“我已经没资格只把自己写成受害者”，想起刘薇在办公室说过的话，也想起许栩那种冷静到发硬的口气。最后我只能说：“算。但不只算。”林小雨吸了口气，像在强行把眼泪压回去。“如果全都讲出去，学校会怎么写？”“会写得很详细，详细到必须把你家的事也写进去。”我看着她，“07最核心的内容，是你的学籍。想把许栩压人的事实讲清楚，就得把这个前提讲清楚。”她抬头看我，眼神一下空了。“那大家都会知道？”“对。”风吹过来，把树上的枯叶吹到我们脚边。我把文件袋拿出来，放在她面前的长椅上。里面一共两份材料。厚的那份，是完整名单、作文复印件、监控时间和我整理好的说明；薄的那份，只保留了天台密语的存在、林小满受到长期秘密胁迫的事实，以及学校在处理中存在的失职。我把两份都翻开，让她看见差别。“我今天来，不是让你替我选。”我说，“我只是告诉你，如果我把厚的那份交出去，真相会更完整，但你会先被推到前面。要是交薄的那份，学校会知道林小满不是单纯自己想不开，也会知道天台密语这个游戏出了问题，可很多细节会留在我这里。”林小雨盯着那两叠纸，看了很久。她的手指一直攥着书包肩带，攥到发白。“你会怎么选？”她问。我在来之前已经想过很多次这个问题。我最擅长的明明是找唯一解，可这一次，唯一解不存在。完整和善良不是同一个方向，真相和公开也不是。我能做的，只是判断哪一种伤害更应该被拦住。“我交薄的。”我说。林小雨没说谢谢，只轻轻点了下头。那个动作很小，却像把什么东西从肩上暂时放下了一点。当天晚上，我把删减过的材料交给了刘薇，让她和年级组、心理老师一起递到校方。里面保留了天台密语的规则、许栩长期复印和流转秘密的大致事实、方晴组织失控的责任，也写明了林小满在死前承受了持续胁迫。被我拿掉的，是编号对应关系、林小雨的学籍细节，以及能直接坐实林小满也曾压过方晴和张远的段落。刘薇接过文件袋时，只问了一句：“你想清楚了？”“想清楚了。”“这份材料没法让每个人都付出同样的代价。”“我知道。”她没再劝，把文件袋收进抽屉里。我站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上，看着灯光落在地砖上，一格一格往前延。那一瞬间我很清楚，我交出去的不只是删减版真相，还有我原本稳稳摆在前面的那条路。第二天月考开始，我在第一场语文就失了手。作文题我明明看得懂，脑子里却总有别的句子顶上来。后面两天，数学和理综也做得不够顺，最直接的结果，是成绩出来那天，我从年级第一掉到了第七。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语气里那种压着的失望比批评更明显。他说推荐组看重的不止分数，还看心态和稳定性，这段时间我明显分神。我站在办公桌前，听见自己很平静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意思是我明白保送资格基本没了；也明白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不是别人替我做的。走出办公室时，晚自习铃刚响。楼道里一群同学抱着卷子往教室跑，像过去每一天那样匆忙。我回头看了一眼行政楼二层，刘薇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文件袋已经不在我手里。我空出来的位置，很难再用成绩填回去了。

## 第012章\_不完整的真相

---

第012章 不完整的真相 学校最后给出的结论，比我预想中要温和，也更模糊。周一升旗前，李主任代表校方做了一次简短说明，没有点名批评任何学生，只说学校近期排查发现，部分学生私下组织了不当的“秘密交换”活动，给个体造成持续心理压力，管理上存在疏漏，校方将关闭相关场所，加强晚间巡查和心理辅导，提醒全体同学不要把他人的隐私当成玩笑或筹码。林小满的名字只出现了一次，放

在“对此次不幸事件深表惋惜”那句后面。这份说明当然不完整。它没有写07里到底装着什么，没有写许栩复制秘密用了多久，没有写方晴和刘薇各自迟来的责任，更没有写林小满也曾拿着别人的难堪去换门和路。校方把事情收在一个能被公开承受的范围里，既不像最初那样只用“个人心理问题”带过，也没有把所有伤口全翻到太阳下。我没有反对。因为真正完整的版本，我已经知道了。完整版本里，林小满不是一个被单独围困到走投无路的好人。她起初是被困住的人，后来为了拿回关于林小雨学籍的那张07，也学会用别人害她的办法去害别人。她拿张远的打架视频换监控截图，拿方晴改过的志愿记录换编号表，再拿许栩作文洗稿的证据去做最后一次谈判。她在十月十五日晚上十点走上天台时，已经同时站在受害者和加害者两个位置上。许栩也不是影视剧里那种一眼看得出的坏人。他成绩好，讲话稳，知道怎样把“为大家统一管理”说成责任感，再把复印机里的碳粉变成别人喉咙上的绳。方晴不是恶意最重的人，却让规则多活了太久；刘薇没有主动推谁下去，却用善意替错误垫过路；张远害怕前途，选择闭嘴；我如果再早一点看到日记，也未必敢保证自己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这件事最难看的地方，从来不是谁天生坏，而是每个人都在保一个更眼前的东西。保成绩，保推荐，保学籍，保体面，保师德，保升学率。保到最后，秘密从纸上长出牙齿，咬住所有人。月考后第三天，推荐组名单出来，我不在里面。班里有人替我可惜，说我只是一次发挥失常；也有人猜我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好。没有人知道，我丢掉的不是一张表格上的机会，而是我主动从那条最省事的路上拐了出去。说完全不在意是假的，晚上回寝室时，我还是会下意识去算，如果这半个月我没有查下去，数学大题能多拿几分，语文作文会不会不跑神，年级名次是不是还能压住。但这些念头停留一会儿就过去了。因为我很清楚，真正改变我的不是保送没了，而是我第一次没有把“最正确”理解成“最完整公开”。我把那份厚材料留在自己手里，不是替林小满洗白，也不是替许栩脱罪，而是因为林小雨还要在校园里继续活。一个初二女生没参与过天台密语，不该替07承担公开展示的后果。周三傍晚，我拿着刘薇交还给我的备用钥匙，又上了一次天台。铁门新换了锁，门后的平台也被清过，墙角的粉笔印和鞋灰都不见了。临江中学处理痕迹一向很快，像只要把地面刷干净，事情就能离现实远一点。我站到栏杆边上，操场正在上体育课，几个班分散在跑道和草坪上，口号声、哨声、篮球砸地的闷响一起往上冲。楼下的人谁都不会知道，这里曾经交换过多少张纸，也不会知道其中一张纸差点改掉一个初二女生的整条上学路。我把林小满的日记从口袋里拿出来，翻到最后一页。10月15日，天台，22:00。下面那句“如果纸没有回来，就去找最早借钥匙的人”还在。我用手指压过那行字，想到她在写下这些话时，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未必能从这场谈判里全身而退。她把后手留得很细，也留得很冷静，像还在替一个活着的人算退路。她确实做错过事，也因此伤过别人，但她在最后还是把最锋利的那部分留给了自己承担。风从江边吹过来，带着一点潮气。我把日记合上，放回口袋里，没有把它留在天台，也没有把它交给任何会把它变成材料的人。楼下的学生还在跑，广播里开始喊解散。傍晚的光落在操场边上，红色塑胶跑道被照得很亮，和很多普通日子没有差别。临江中学会继续上课，继续月考，继续把一张张成绩单贴到公示栏上。林小雨会继续去初中部上学，许栩会带着没被公开讲完的污点往前走，方晴和刘薇要各自背着自己的那份责任过下去，我也一样。我终于明白，真相不是只有一种命运。有些真相该被说出来，有些真相该被保存下来。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活着的人，还要靠这点分寸继续过明天。